

章太炎先生所著書

十二

餘杭章炳麟太炎著

齊物論釋定本

浙江圖書館校刊

上海古書
流通處印

齊物論釋

齊物者

齊物屬讀舊訓皆同王安石呂惠卿始以物論屬讀不悟是篇先說喪我終明物化泯絕彼此排遣是非非專爲統一異論而作也應從

舊讀因物付物所以爲齊故與許行齊物不同

一往平等之談詳其實義非獨等視有情無所優劣

蓋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乃合齊物之義次即般若所云字平等性語平等性也其文既破名家之執而即泯絕人法兼空見相如是乃得蕩然無閼若其情存彼此智有是非雖復汎愛兼利人我畢足封畛已分乃奚齊之有哉然則兼愛爲大迂之談偃兵則造兵之本豈虛言邪夫託上神以爲禰順帝則以游心愛且暨兼兵亦苟偃然其繩墨所出斟酌有量工宰之用依乎巫師苟人各有心拂其條教雖踐屍蹠血猶曰秉之天討也夫然兼愛酷於仁義仁義潛於法律較然明矣齊其不齊下士之鄙執不齊而齊上哲之玄談自非滌除名相其孰能與於此老聃曰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人心所起無過相名分別三事名映一切執取轉深是故以名遣名斯爲至妙瑜伽師地論三十六曰云何名爲四種尋思一者名尋思謂於

名唯見名二者事尋思謂於事唯見事三者自性假立尋思謂於自性假立唯見自性假立四者差別假立尋思謂於差別假立唯見差別假立此諸菩薩於彼名事或離相觀或合相觀依止名事合相觀故通達二種自性假立差別假立云何名爲四如實智一者名尋思所引如實智謂於名尋思唯有名已即於此名如實了知謂如是名爲如是義於事假立爲令世閒起想起見起言說故若於一切色等想事不假建立色等名者無有能於色等想事起色等想若無有想則無有能起增益執若無有執則無言說若能如是如實了知是名名尋思所引如實智二者事尋思所引如實智謂於事尋思唯有事已觀見一切色等想事性離言說不可若能如是如實了知是名事尋思所引如實智三者自性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謂於自性假立尋思唯有自性假立已如實通達了知色等想事中所有自性假立非彼事自性而似彼事自性顯現又能了知彼事自性猶如變化影像響應光影水月燄火夢幻相似顯現而非彼體若能如是如實了知取甚深義所行境界是名自性假立尋思所

引如實智四者差別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謂於差別假立尋思唯有差別假立已如實通達了知色等想事中差別假立不二之義謂彼諸事非有性非無性可言說性不成實故非有性離言說性實成立故非無性如是由勝義諦故非有色於中無有諸色法故由世俗諦故非無色於中說有諸色法故如有性無性有色無色如有見無見等差別假立門由如是道理一切皆應了知若能如是如實了知差別假立不二之義是名差別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此論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即於名唯見名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即無執則無言說也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即於事唯見事亦即性離言說也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即於自性假立唯見自性假立也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以無有爲有即彼事自性相似顯現而非彼體也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即於差別假立唯見差別假立也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即可言說性

非有離言說性非無也此徒舉其一例華文深指契此者多別于當句解說夫以論攝論即論非齊所以者何能總攝故方謂之齊已與齊反所以者何遣不齊故是故寓言篇云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大般若經四百七十八云若於是處都無有性亦無無性亦不可說爲平等性如是乃名法平等性當知法平等性既不可說亦不可知除平等性無法可得離一切法無平等性又云非一切法平等性中有戲論若離戲論乃可名爲法平等性此義正會寓言之旨徒以迹存導化非言不顯而言說有還滅性故因言以寄實即彼所云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宋槧成玄英疏本及纂圖互注本明世德堂本皆作未嘗不言

王夫之解本作未嘗言尋微文義舊本皆誤今從王本

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大乘入楞伽經云我經中

說我與諸佛菩薩不說一字不荅一字所以者何一切諸法離文字故非不隨義而分別說是與寓言所說亦如符契夫能上悟唯識廣利有情域中故籍莫善於齊物論天下篇云內聖外王之道鬱而不發爾則莊生著書非徒南面之術蓋名家出於禮官而惠施去尊道家本以宰世而莊周殘法非與

舊術相戾故是捨局就通耳老聃但說民多利器國家滋昏而猶未說聖人經國復是天下利器故國多利器民亦滋昏也老聃但說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唯是政教分離之說而猶未說九洛之法監照下土此謂上皇其說出乎巫咸乃因天運地處日月雲雨之故不可猝知而起大禹箕子之疇則以之塗民耳目而取神器也夫然有君爲不得已故其極至于無王有聖或以利益故廓然未嘗立聖論中言聖人者但是隨俗之終舉世法差違俗有都野野者自安其陋都者得意於嫺兩不相傷乃爲平等小智自私橫欲以己之嫺奪人之陋殺人劫賄行若封豨而反崇飾徽音辭有枝葉斯所以設堯伐三子之問下觀晚世如應斯言使夫饕餮得以逞志者非聖智尚文之辯孰爲之哉淵哉若人用心如砥榦蠱德於上皇之年杜蒔言於千載之下故曰道家者流出於史官其規摹闊遠矣能仁之書譯於東夏園吏之籍不至殊方近世雖見譯述然皆鄙生爲之雲行雨施則大秦之豪喪其夸拂蓀之士忘其冝衣養萬物何遠之有舊師章句分爲七首堯問一章

宜在最後所以越在第三者精入單微還以致用大人利見之致其在於斯
宜依舊次無取顛倒云爾釋篇題竟

一南郭子綦隱几

從李本

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

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
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女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
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蓁蓁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
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
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爲
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
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司馬彪注已止也郭注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非役物使從已也是

司馬作已郭作已今從郭

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淡淡

從李本

小言

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密者密者小恐惴惴

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泣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放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莫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齊物本以觀察名相會之一心名相所依則人我法我爲其大地是故先說喪我爾後名相可空子綦坐忘自言喪我若依定境則毗婆沙論八十四云瑜伽師初解脫地名空無邊處從此定出必起相似空想現前手覺自身取極爲滅盡定意根中斷我執不行若依真證則雙斷人我法我也云何我可自喪故說地籟天籟明之地籟則能吹所吹有別天籟則能吹所吹不殊斯其喻旨地籟中風喻不覺念動萬竅怒呿各不相似喻相名分別各異乃至游塵野馬各有殊形騰躍而起天籟中吹萬者喻藏識萬喻藏識中一切種子晚世或名原型觀念非獨籠罩名言亦是相之本質故曰吹萬不同使其自己者謂依止藏識乃有意根自執藏識而我之也詳佛典說第八識爲心

體名阿羅邪識譯義為藏亦名阿陀邪識譯義為持莊子書德充符言靈府

即阿羅邪說文府文書藏也府藏同義

庚桑楚言靈臺即阿陀邪

臺本訓持見淮南注及釋名此靈臺者許

叔重郭子玄皆說為心釋文靈臺謂心有靈智能任持也

庚桑楚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

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夫靈臺有持

者阿陀邪識持一切種子也不知其所持者此識所緣內執受境微細不可

知也不可持者有情執此為自內我即是妄執若執唯識真實有者亦是法

執也不見其誠已而發者意根以阿陀邪識為真我而阿陀邪識不自見為

真我然一切知見由之以發也每發而不當者三細與心不相應也業入而

不舍者六麤第五為起業相白黑羯磨熏入本識種不焦敝由前異熟生

後異熟非至阿羅漢位不能捨藏識襍染也每更為失者恆轉如暴流也

今此齊物論中言使其自己以意根執藏識為我義與庚桑楚篇參伍相

成矣自取者攝大乘論無性釋曰於一識中有相有見二分俱轉相見二

分不即不離所取分名相能取分名見於一識中一分變異似所取相一

分變異似能取相是則自心還取自心非有餘法知其爾者以現量取相時
不執相在根識以外後以意識分別乃謂在外於諸量中現量最勝現量既
不執相在外故知所感定非外界即是自心現影既無外界則萬竅怒號別
無本體故曰怒者其誰尋知北游篇云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
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
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物即相分物物者謂形成
此相分者即是見分相見二分不即不離是名物物者與物無際而彼相分
自現方圓邊角是名物有際見分上之相分本無方隅而現有是方隅是名
不際之際即此相分方隅之界如實是無是名際之不際此皆義同攝論與
自取之說相明矣解深密經云若彼所行影像即與此心無有異者云何此
心還見此心善男子此中無有少法能見少法然即此心如是生時即有如
是影像顯現德充符篇云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徐無鬼篇云以
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此雖真人獨喻之情亦實庸眾共循之則故彼

經云若諸有情自性而住緣色等心所行影像彼與此心亦無有異而諸愚夫由顛倒覺於諸影像不能如實知唯是識是皆自取無誰之義夫以己自已取者即己我若是一不應自取我若是二云何有我則喪我不足怪矣此上總義略破人法大相次復別明心量大知閑閑簡文云廣博之貌謂藏識同時兼知也小知閒閑簡文云有所閒別謂五識不能相代意識同時不能有二想也大言淡淡老子云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小言詹詹李云小辯之貌是也其寐也魂交謂夢中獨頭意識也其覺也形開謂明了意識及散位獨頭意識也大毗婆沙論三十七曰夢所見事皆是曾更問若爾云何夢見有角人耶豈曾有時見人有角荅彼於覺時異處見人異處見角夢中惛亂見在一處故無有失然則形開即是異處別見魂交即是見在一處也與接為構日以心鬪者接猶觸受謂能取所取交加而起二者交加則順違無窮是名日以心鬪庚桑楚篇云知者接也知者謨也彼接亦謂觸受竝即近人所謂感覺彼謨從規摹義即是想想謂取像彼謨從謀慮義即是思墨經說接

爲親是即現量說謨爲說是即比量縵者簡文云寬心應是散意亦謂率爾
墮心不串習境無欲等生乍有所感名率爾墮心也害者簡文云深心此即
是尋求心密者精心恆審思量所謂慧也即於思中有簡擇用故與廣思不
同小恐惴惴李云小心貌大恐縵縵李云齊死生貌以小恐神志尚定故有
戰慄震怖諸相大恐神志已奪乃如昏醉也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者
謂作意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者勝亦讀如司如司徒作勝屠謂等流心亦得謂
定皆有所司察也除無想滅盡等定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者謂等流心專緣一

境念念相續久則心與境忘乃似無所有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者
謂等流心專趣一相忽忘自身若溺者陷沒不還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
洩者厭讀爲壓按也洩讀爲洩靜也此謂定心靜慮如老者形志衰而嗜欲
息無想滅盡二定亦在是矣近死之心莫使復陽者謂生死位心悶絕位心
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啟態者謂輕安心及煩惱心也如上種種略舉
心及心所有法然其能取還即自取己心非有外界音樂出乎空虛喻名言

無自性也。菌共成乎蒸溼。喻四大無自性也。雖爾日夜相代。莫知所始。能起有邊無邊之論。時若實有。即非唯識。天籟之義不成。故復應以日莫得此其所由生此者。即謂能自取識。大抵藏識流轉不駐。意識有時不起。起位亦流轉不駐。是故觸相生。心有觸作意受想思五位。受想思中復分率爾墮心尋求心決定心染淨心等。流心五位如是相續。即自位心證自位心覺有現在。以自位心望前位心覺有過去。以自位心望後位心比知未來。是故心起即有時分心寂。即無時分。若睡眠無夢位。雖更五夜不異剎那。近人多謂因觀物化故生時分之想。此非極成義也。如人專視一金。念念想此一金。念亦無變。金亦不化。而非於此位無時分前後覺。然則時非實有。宛爾可

知。知北游篇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則陽篇說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又說除日無歲。大乘入楞伽經說如來藏名藏識。有生滅四種習氣之所迷覆。而諸凡愚分別熏心。不能了知。起剎那見皆此成證。但以眾同分心悉有此相。世遂執著為實。是故秋水篇說時無止。庚桑楚篇說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皆順眾同分心為言。終之甲乙二人各有時分。如眾吹竽同度一調和合。

似一其實各各有竿聲所以者何時由心變甲乙二心界有別故由此可知時爲人人之私器非眾人之公器且又時分總相有情似同時分別相彼我各異童齒以往覺時去遲中年以來覺時去速淫樂戲忘者少選而歲逝春艷勤苦者待限而不盈復有種種別相各各不同說見知代下亦猶人各吹竽不度一調或爲清角或爲下徵此應折楊彼合下里則無和合似一之相雖復晷日望星挈壺下漏強爲契約責其同然然覺時去遲者其覺日星壺漏之變亦遲覺時去速者其覺日星壺漏之變亦速亦猶以尺比物定其長短然眼識汗漫者視物長而尺亦長眼識精諦者視物短故尺亦短竟無畢同之法由斯以推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曹秋而冥靈大椿壽逾千百庸知小年者不自覺其長大年者不自覺其短乎然惟證無刹那者始能曉了刹那德充符篇說才全之人云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曾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此明眾生所歷日夜達者處之無有閒卻分際是謂三世斷絕不現刹那而以眾生緣力交接而起卽自心上有住時分相現故得與物爲曾是接

沙論一百三十六說壯士彈指頃經六十四刹那又說世尊不說實刹那量
無有有情堪能知故誠以時分最速無過一瞋及一彈指心生或速於此然
未有與刹那齊量者一念心生速疾回轉齊一刹那自非應真上士孰與於
斯若卽一彈指頃豪分不忘此小年之所有而大年之所無不忘故小年亦
壽忘之故大年亦殤消搖游篇郭注但云苟知其極則豪分不可相跂羨欲
之累可以自絕此未了時由心造其舒促亦由心變也心不起滅意識不續
中間恆審思量亦悉伏斷則時分銷亡而流注相續之我自喪矣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
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女皆說
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
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